

杜拉斯全集
02

Le marin de Gibraltar
Les petits chevaux de Tarquinia
Dix heures et demie du soir en été

Marguerite Duras

夏夜

Œuvres complètes
02

译文出版社

● [法] 玛格丽特·杜拉斯 著 ● 金志平 马振骋 桂裕芳 译

Marguerite

Duras

杜拉斯全集

夏夜

[法]

玛格丽特·杜拉斯

著

金志平 马振骋 桂裕芳

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夏夜 / (法) 玛格丽特·杜拉斯(Marguerite Duras)著;
金志平, 马振骋, 桂裕芳译.
—上海: 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19.4
(杜拉斯全集; 2)
ISBN 978-7-5327-7922-2

I. ①夏… II. ①玛… ②金… ③马… ④桂… III.
①长篇小说—小说集—法国—现代 IV. ①I565.4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59356 号

MARGUERITE DURAS

Le marin de Gibraltar
© Éditions Gallimard, 1952

Les petits chevaux de Tarquinia
© Éditions Gallimard, 1953

Dix heures et demie du soir en été
© Éditions Gallimard, 1960

All rights reserved
All adaptations are forbidden.

图字: 09-2005-141 号 09-2006-160 号 09-2005-147 号

夏夜: 杜拉斯全集 2	Marguerite Duras	出版统筹	赵武平
Le marin de Gibraltar. Les petits chevaux de	玛格丽特·杜拉斯 著	责任编辑	周 冉
Tarquinia. Dix heures et demie du soir en été	金志平 马振骋 桂裕芳 译	装帧设计	UN_LOOK LAB

上海译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、发行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
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8.5 插页 6 字数 324,000
2019 年 4 月第 1 版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7-7922-2/I·4880
定价: 72.00 元

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,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。T: 0539-2925659

Marguerite Duras

Le marin de Gibraltar

Les petits chevaux de Tarquinia

Dix heures et demie du soir en été

Œuvres complètes

02

目 录

.....
直布罗陀水手

1

.....
塔尔奎尼亚的小马

319

.....
夏夜十点半钟

495

直布罗陀水手

金志平 译

献给迪奥尼斯

第一部

我们已经游览了米兰和热那亚。到比萨两天以后，我决定动身去佛罗伦萨。雅克琳表示同意，她总是什么都同意的。

这是和平的第二年。火车里座无虚席。不论什么时间，哪条线路，都是满满当当的。旅行变成一项体育活动，我们这项活动越来越熟练了。然而这一回，在比萨，我们赶到车站时，售票窗口却已关闭，不再出售任何即将开行的火车的车票。我们想到了长途汽车，可是长途汽车票同样也已售完。尽管阻碍重重，我发誓还是要当天抵达佛罗伦萨。旅行时，我常常这样固执，必须走得远而又远。那天，一想到要等到第二天才能看见佛罗伦萨，我就难以忍受。至于我对那座城市有什么期待，希望发现什么，获得怎样的歇息，大概我自己也说不清。既然除了上述不耐烦的心情之外，确实再没有其他急躁的理由，我也就没必要弄清楚了。在想乘长途汽车失败之后，我继续打听情况。有人告诉我，每周六将近六点，有些工人班组要回佛罗伦萨，他们的小卡车停在车站广场上，有时也顺便带些人。

我们于是去车站广场。这时是五点，我们要等一个小时。我坐在我的手提箱上，雅克琳坐在她的手提箱上。广场曾经遭到轰炸。透过毁坏的车站，可以看到火车来来往往。大量旅客从我们面前经过，汗流浹背，疲惫不堪。我想象他们都来自佛罗伦萨或赶往那里，不由得羡慕地望着他们。天气已经热了。广场上仅剩的几株树，受到火车的烟熏和烈日的暴晒，叶子都枯焦了，只投

下极少的阴影。我一心惦着小卡车，热对我无关紧要。半小时以后，雅克琳对我说她渴了，很想喝瓶汽水，时间也来得及。我要她独自去喝，因为我不想错过那些工人。她放弃了，买了一些雪糕。我们赶快吃，雪糕在我们的指缝中融化，而且太甜，反倒使我们更加口渴。这天是八月十一日。意大利人曾告诉我们，伏天就要到了，通常在八月十五日前后。雅克琳提醒我这一点，说道：

“这还没什么，到佛罗伦萨以后怎么办？”

我不回答她的问题。三次中有两次我都是不回答的。夏天使我苦恼。我从来没找到和这个季节协调一致的感受，对此大概我已不抱希望。我不喜欢她用这种口气提到这些。

工人们终于到了。他们成群结队地来。这是一些在比萨的重建工地上干活的泥瓦工。有些人还穿着工作服。第一队开始跑向一辆离我们不远的小型有篷卡车。

一名工人在这辆小卡车的方向盘前坐定，雅克琳赶紧向他跑去。她认为，女人比男人有更多的机会打动他。她用意大利语向他解释，说我们俩是法国人，想去佛罗伦萨，找不到交通工具，如果他愿意带上我们，那真是好心肠。为了我们度假方便，她学了两个月速成意大利语，我也一样。他立刻同意了。我在他旁边坐下，便于沿途观看。雅克琳坐在车后面。在殖民部，我的座位就比她的更靠近窗口。这种举止在我已习以为常，她甚至不再为此生气了。至少我这样认为。她顺从地在后面坐定。小卡车有篷布遮蔽。那天下午，气温在阴凉处近三十六度。不过，显然她不怕热。几分钟后，车子坐满，就开动了。这时是傍晚六点。出城的路被自行车占满，非常拥挤。司机诅咒、辱骂骑车人，他们无动于衷，不顾他的喇叭声，仍然一队队地行驶。司机小时候在法国度过两年——这是他告诉我的第一件事——他会说法语。因为我在这儿，他就用法语发

火，而且火气很大。很快，他就不仅仅只对挡道的骑车人生气了。他在佛罗伦萨没有工作，不得不到七十五公里开外的比萨找活干。对工人来说，一切都很艰难。他们过的不是人的日子。生活费用很高，工钱却是低的。这种情况不能长久继续下去了，必须有所改变。首先要变的，就是政府。必须推翻政府，清除现任总统。说起总统，提到这个受指责的名字，司机挥动双拳，动作既愤怒又无奈，车子晃了才不情愿地重新握住方向盘。汽车急闪了几下，风猛烈地吹进小卡车，篷布发出抽打声，但车内的人都漠然置之，我想，每星期六，这个司机出比萨城时因骑车人挡道而发火，这种情况大概每周都如此吧。我放心了。这一天，我曾过分担心走不成，其他什么都不怕，即使到不了那里。我因满足而迟钝，听司机说话。

驶出比萨城不久，还没到卡希纳，篷布下面传来一些压低的轻叫声。那是雅克琳发出的。想必工人们向她献殷勤有点过火了。这种嬉笑的叫声很好辨认。司机也听到了，神情尴尬地对我说：

“要是您愿意，您夫人可以到我旁边来坐。”

“不必了。”

他看了看我，很吃惊，随即笑了。

“我们这里的人很爱妒忌。法国人不怎么妒忌，是吗？”

“可能吧。”

“他们出发前喝了几杯。今天发薪，所以才这样。真的没关系？”

他乐了。

“这很自然，”我说，“一个女人围在一些男人当中，尤其他们又喝了酒。”

“不妒忌真好。我呢，我做不到。”

工人们笑着。雅克琳发出一声有点恼火的叫喊。他又看了看

我，仍然不胜惊奇。

“我们单独生活，”我解释说，“平时见不到什么人，所以我倒乐意别人……总之，您能理解。”

“你们结婚很久了才这样，是吗？”

“我们相识很久了，是的，但还没有结婚。快了。她很看重这个，只有结了婚，她才会觉得幸福。”

我们俩都笑了。

“许多女人都这样重视婚姻。”

通常，对那些志得意满，或一味无忧无虑的人，我都难以忍受。不过他，我却很能容忍。

“爱情，”他议论道，“像其他事物一样，不可能天长地久。”

“她是好人。”我说。

“看得出来。”他笑道。

驶过卡希纳，道路通畅多了。司机有心情闲聊了，向我提出一些平常的问题。

“您是第一回来意大利吗？”

“第一回。”

“来这里多长时间了？”

“十五天。”

“那么，意大利人，您觉得他们怎样？”

他带着一点稚气的狂妄，用挑衅的口气向我提出这个问题。接着，他突然露出沉思的神情，装做专心开车，等着听我说些什么。

“我还没法确切知道，”我说，“我不了解意大利人。不过，我还是觉得，很难能不喜欢他们。”

他笑了。

“不喜欢意大利人，”我说，“就是不喜欢人类。”

他彻底放松了。

“在那场 porcheria di guerra^① 中，有人曾对他们说三道四。”

“战争期间，还有什么不让人们相信的？”我说。

我累了。他没有立刻觉察到。

“那么比萨，很美，不是吗？”

“是啊，”我说，“是很美。”

“幸好，广场不曾被炸弹击中。”

“幸好。”

他向我转过头来，看了看我。我在勉强应对，他看出来，说道：

“您累了。”

“有点。”

“是高温，”他说，“加上旅行。”

“是这样。”我说。

不过，他还是想聊下去。他对我谈他自己。有二十来分钟，我不用应声儿。他告诉我，解放以来，尤其是他在皮埃蒙特参加一个工厂委员会以来，他对政治发生了兴趣，那是他生活中最美好的时期。那些委员会被解散后，他感到厌倦了，就返回托斯卡纳。但他怀念米兰，“因为米兰充满活力”。他大谈特谈那些工厂委员会，大谈特谈英国人的所作所为。

“他们在那里的行为是令人厌恶的，不是吗？”

他很看重这事。我回答说确实令人厌恶。他又谈到自己。现在，他在比萨做泥瓦工。比萨有很多重建工程。这辆小卡车是他的，解放时他就有了，保留下来。他就这样说着，经过一些村庄时，他减慢车速，好让我能看清沿途的教堂、古迹，用白色颜料涂写在墙上的标语：共产党万岁，打倒国王。每次我都看得非常专

^① 意大利文，肮脏的战争。

心，他也不让任何可看的東西錯過。

我們到了蓬泰代拉。他又談起他的小卡車。他對獲得這輛車子的方式有點不能釋懷。

“我能怎麼辦呢？我本該把車歸還給委員會的同志們，可是沒有，我把它留下了。”

他看得很清楚，此事一點也沒使我憤慨。

“我本該還車，可我做不到。這輛小卡車我已開了兩個月，所以不可能還。”

“許多人也會這樣做的。”我說。

“我心里寻思，我这辈子不会再有别的车了。有些事就像这样，人禁不住要做，甚至会去偷。这辆车，唉，是我偷来的。可是后悔呢，我又做不到。”

他向我解釋，這是一輛破車，正像我見到的，時速不足六十公里，但他还是很高興擁有它。啊！他非常喜愛汽車。何況，閥面研配好了，它的時速還能達到八十公里呢。不過，他一直沒有時間這樣做。它還能幫他不少忙。多虧這輛車，在氣候宜人的季節，他帶著夥伴們到一個臨地中海的小漁港去度周末。這樣可以比乘火車便宜一半。“在哪裡？”我問。他回答：“在羅卡。”他有家在那兒。不遠。由於汽油定量供應，他很難每星期都去，只能每隔半个月去一趟。上星期他就去了。哦！那是個很小的港口。上次去時，碰見個很富有的美國女人，真該問問她到這樣一個角落里來幹什麼。一個美國女人，是的，至少人家都這樣說。她有艘華麗的遊艇，就停泊在海灘前。他看到她游泳了。這是個極美的女人。因此什麼都不該籠統而論，即使在小事方面。以前，他一直相信人家說的，美國女人不如他們意大利女人美。可是這一位，顯而易見，她是那樣美麗，他記不起曾遇見過比她更美的女人。他沒對我說她漂亮，使他動心，不，僅僅說她美麗。